



程造之著

烽火天涯

海燕書店出版

烽火天涯

程造之作

烽火天涯

每冊定價國幣 元

著 作 者	程 造 之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上海皋蘭路八十號
印 刷 者	中國文化投資公司 上海威海衛路五八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版

序

烽火天涯還能有機會出版，我要在這裏囑咐幾句。這書的副篇一部份，去年和我一起被遷徙北四川路的憲兵隊去的，正本寄存在朋友家裏。敵人再三拷問——雖然主要不是爲着這個，但終於被我堅持的瞞過。寫此書的動機還在民國二十八年左右，那時第一節中的一部份，曾在一個日報上，用瑪姆的筆名發表過，後來我生了疝氣，臥病醫院，也因爲沒有稿費，於是中止，其間我正計畫而離開上海，寫寫停停，一直到三十三年夏天，才完成了這點。書名本來預備題做「舊時青山」後來和朋友討論，決定選用了烽火天涯。

別人的批評，還不若自己之解剖來得適當，我想簡單一些說明我怎樣構成烽火天涯。因爲掉筆頭已經厭倦。或者由於「命運所使」罷，真地屬於「沒出息」的一羣了，跑了幾處地方之後，卻又縮回到上海。自然，那敵僞警察的幾年裏環境又非常可惡，常常有大批的人作着那無聲臭的犧牲，不僅被捕而已。我想吐訴，沒有機會，倒還不在將稿子賣錢的問題，我的目的，能夠捨棄一種口號，寫出一些類乎歷史的民族英雄抗戰的故事。

既非「抗戰八股」，也不是「才子佳人」，以戀愛爲經炮火爲緯的文章，早有人罵他是「濫調」了，這是我每當下筆，經過考慮而感到棘手的事。歷史寫得不好，便弄成歪曲，不過到底是小說，所謂「稗官野史」，「不作不論」。但困難來了，我是從盧溝橋事件寫起的，後來隨着戰局的發展，牽涉到許多事情，那是不能虛構的。或者讀

者因此以爲其中的人物也是實有其人的了。而其實自然不是如此，祇是未嘗沒有真實性罷了！

本書下半部述武漢撤退前情形，因爲要用合適的材料，我就把「和平可以救國」的汪精衛電，拉到伯周頭上，當然我怕那時除少數人之外，決不會有人敢公然發表希望無條件和平的賣國主張的。伯周先生，其實是個獨善其身者。我每寫到這個人，總感覺很懊惱——沒有這樣一個人，但是我要借用他，也就決意將他所發生的思想事件提早了點發生。我寫烽火天涯，和寫地下沃野時心緒也不同，我覺得我需要寫一些真正有靈有肉的青年，在這大時代裏許多動感，當下筆之際，最先跳出了女主角上官慧平和吳昔更，當然，那些人有些也許是我親眼看見過的。寫到王亮公問題又來了。因爲他是一個軍官，他性格有此胡調，在抗戰時期有否這樣一個人，我自己也有些懷疑，我鄭重聲明，本書裏的人物，爲着要湊合故事的發展，將他們被作者任意的塑捏成某種某樣，決不是「影射」某人，筆者也沒有貶論時事的意思，因爲本書只是一本「小說」，一切人物都是虛構出來的。

筆者在寫作後半部份時，氣力有些趕不上，蜃居一地，生活枯燥，環境險惡，立志想寫到抗戰勝利爲止的一段故事，只到了這裏。我的幻象中，慧平小姐和吳昔更事件應該不至於發展到就此爲止，而王亮公的行爲後來也應有個很大的轉變，故事是有範圍都不在本書之內。待生活略爲寧靜，環境漸有轉機的時候，筆者當再將他們可歌可泣的神聖抗戰之襟懷，寫與諸君相見。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

一

部

一

那正是三月末杪的一個春天，南昌南門外到蓮橋去的黃泥公路上，有一輛藍鞍黑油蓬子的四輪馬車，正輕而快之的得得而來。車座上相駁夫並坐著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口中輕輕的邪許，顯出一面孔愉快的神情。他生得一部短而捲曲的鬚子，一直連到繩上，彷彿莖草一般，亂蓬蓬的。那粗糙而橘紅色的皮膚叫人一望而知他是飽歷過風塵。將一隻鼻烟色的氈帽歪戴在額角上。當年他受過鎗傷，因此走起路來，左腿有些跛相。但他身坯結實而體好，盤過臉來，總要連帶胸膛一起轉著，彷彿在預巴裏生了什麼疔瘡一般。他回身看看車座上兩位小姐，不時快樂的吁叫起來，拿過駁夫手內的鞭子，在空中拍拍的抽著。

姑娘中間的一位，是一派省會女學生子的裝束。頭髮修得短短的，另外一縷髮辮上繫著一朵青紗的小蝶結。淡青竹布的旗袍，還是長袖的。腳上則是黑斜紋布的圓口鞋子。她的面孔兒圓圓的，嫩紅的嘴唇微有些厥起，常在她的右腮現出淺淺的一個酒渦來。但因為那眼圈兒斜斜的豎著，眼珠子是黑而俏皮的，倒顯得她實實在在是個名符其實秀外慧中的姑娘。並且誰都看得出——她像普通一般姑娘家具有智慧的傲慢，與其說是淑嫻，當她不很細，但却長到人鬢的眉毛凝起來時，就沒有人能夠馴服她。她也是愉快的。一手裏另外這位姑娘，時常找出些話來咕咕呱呱地講。她便是和慧。平從小一起長大的秀珠。秀珠遍身打扮得似同出去喝喜酒一般。穿著一件天藍底子小紅花頭的夾袍。髮辮上打着兩股很粗的紅絨繩。她不高不矮，面孔輪廓長得豐潤，兩個腮

嬾彷彿蘋果一般嫣紅。隨便什麼事情她都要覺得好笑。有時就纏撲在別人身上，弄得瘋瘋癲癲的。她不時將足翅在車座邊的鋪蓋和網籃箱子上，鑑賞那第一次才上足的粉紅紗襪。她幾次眉飛色舞的將嘴巴倚在慧平的耳朵上，使慧平睜起了眼睛又嘆又好笑的嘆道：「好妹妹，你別再瞎說，我要告訴魏伯伯呢！」

就是省立師範快要畢業那一年，慧平的身體一逕地不好。接着學堂方面爲着別一些事情發生了風潮，她便輟學了。那女學生在外表看來似乎健壯，其實她患着失眠和心臟衰弱症呢。據醫生說最好休養，或者換一個環境也好。那一年就接到了堂姊妹們的信，原來她伯父最近剛好調昇了職位；從前本來是個薦任官，現在却昇了部裏的機要祕書，這自然是個得意的年頭，並且在南京郊外已經新造了別墅了。兒女們都長得成了行，倘然慧平到南京來，有她們晨夕爲伴，不覺得寂寞。再說讀書，好在南京城內大大小小學校都有的是，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插進班去。這上官府中本來是兄弟三份，伯父從政，叔父呢，是呂家內數一數二的大地主。老二這份祇剩下慧平。在慧平的記憶裏，她始終不曾看見過爸爸。比什麼都好，是她的奶爹魏福基，也比任何誰都親近，是她從小一起長大的秀珠。將近十年來，三個人一直依着叔父爲生。

現在這種家世，大家總是極不談起。恐怕只有魏伯（慧平從小這樣喊他）知道得頂清楚。但是他也只冷眼兒瞧着，平日裏裝作一樣事情也不管的。且看這一次，他父女倆一起陪着二姑娘——慧平——到南京去，將所應帶的東西都帶走了，彷彿不再回南昌來的樣子。魏福基滿心歡喜。連年以來，他只是替上官貢達家看門，閑下來時，在後園種些菜地。這種日子將他磨磨霍霍沉靜了。從前他當慧平的父親岳森馬弁時，倒曾經得意過，眼見岳森將軍夫婦之去世，現在他自己鬢髮快白了，又眼看着二主人這份家業冷冷靜靜的算呢？岳森將軍只遺

下了一個慧平。十七年前，岳恣將軍去世的時候，結識過一位叫做王宇的將軍，說得投機，便將那才二週歲的慧平許字給相同年紀的王亮公。這種事情多年不曾有人提起。若不是近年王氏父子又在漸漸的抬頭，兩姓的聯系似乎要冷淡湮沒了。王亮公十年前隨着王將軍的軍隊經過南昌，拜訪上官府的時候，魏福基看見過——那時候自然是乳臭未乾，而且慧平也茫然不知所以，兩人抓在一起玩起來。現在慧平的年事可也相彷彿了，要講到王亮公的名字，她就無端躁起來。她身坯兒長得婷婷，像個大家閨秀的樣子，人也嫻靜，不比貢達的小姐，粗裏粗氣的。魏福基每一想到這段親事，便得意洋洋的眇起眼來瞧着慧平。

「那王亮公少爺不知生下怎樣一種耐氣呢。」

講到王亮公這人——那怕別人說到一個「字」，慧平立刻有一種神往的感覺。一年前，她是怎樣害怕而心跳呀！她頭一次接到王亮公給她的信，一封寫得一手風流的斜體鋼筆字的信以外，還附着一張半身的軍裝照相。看他生得多麼俊美而雄偉！恍惚地想起小辰光見他時，白生生的面色，有着一雙女人一般多情的眼睛，現在還是如此，但比他幼年更加秀拔了。這便慧平發生過許多假想：王亮公一定是個貼體而適人意的可人。

伯父來信時，總在有意無意間提到王家。這二三年來的王家，地位可不比他們上官來得低。再說武官也容易受上峯的器重，一經拾起頭來就扶搖直上。祇就現任着副司令的顧衡說來，和上官家夠得上說是「門當戶對」了。大家不說也明白，男長女大，是這個時候。即如此次，慧平的肯毅然上南京去，他們都默契一般知道慧平要和王亮公完婚了。

秀珠是個懂事的姑娘了，一路上看見慧平靜思默想，便說慧平一定在想王亮公。

「哪，你心裏有數罷，你一還不許人瞧見他的照片，那天我在你書裏頭翻到，你有時拿出來對它要癡癡上半個鐘頭。那哥兒真俊，記得那年他在我們家裏，和你一起坐在書房裏的窗台上，手拉着你的手兒，他的眼睛兒頂美，娶也是姑娘，人家從你手內奪過去呢。他不是又來過信嗎？那王少爺我猜一定走馬燈似的心神不定在等着你到南京呢！」

慧平一聽，就發瘋起來，直睜着眼瞧秀珠。心裏想，你這死促狹的，總是說出那些不掂分量的說話來，並且你自己的爹爹和馬車夫一起在前面，不是好聽，再說連你也當做我爲着王亮公才巴巴的跑到南京去，平常你跟我開玩笑，我從來不氣的你，現在真是說得沒頭沒腦了。

「別瞎說八道罷，你還不知道我到南京得的是轉學嗎。」

「瞎說不瞎說也罷！」秀珠知道剛才這話擲得她真個着急了，索性再含有深意的低聲說：「你的心事，可不是你按心避着我說對的反說不是。彷彿玻璃瓶內的橄欖一樣，人家可知道得頂清爽啦。」

慧平看見她將頭一擺，兩條辮子順勢往腦後蕩着，眼睛一閃，抿起了嘴，要笑不笑地，倒使慧平覺得不好意思起來。

「好罷，秀珠！」慧平顯着再說真要惱瘋起來的樣子。「你別再一路這樣作弄我。」秀珠面朝着慧平道：「怎樣叫做我作弄你，好姐姐，我知道你正本的意思到南京去爲的是讀書。」

慧平坐直了道：「可見得，你一路上不過故意跟我吵吵算了。不過的確，我想我們也許要和王亮公日常見面，難道你一刻不離抓些什麼口實來笑我嗎？」

秀珠展笑了起來。「那天三太太說南京大老爺的意思他們要適應王家起見一面讓你唸書一面就完婚呢。」「唔，謝謝罷，又要讀書，又要完婚。」這却真將慧平說得有些氣起來，鼻頭裏哼了一聲。「他老人家這種專制，我想只好用在他淑賢和雯官身上！」「呵，二姑娘，」秀珠打斷了她的話：「你分明聽錯了我的意思！我不過說，二姑娘還是王家的人，現在就算還不到這時候，但是據我聽你也未必一點沒有這種意思。況且你又一逕羨慕那些當軍官的有志向的人，肩膀闊闊的，說話百依百順的，問你自己罷，你何嘗不想着這樣子一個人呢，你又在我面上發惱。」說到這裏，秀珠眇着她道：「你看罷，怕你也未必拗得過大老爺的主張，現在當然不作準，再說，到那時你和王亮公要好透了，你還不是身不由主嗎？」

「我難道碰着了冤家呢？」慧平噙起了嘴發狠道。其實，秀珠從小和她廝伴在一起慣了，凭着那些懷憶神往的打渾，一天總要吵上四五回。慧平當才懂得所謂「未婚夫」三字的時候，她便開始存在一種對於王亮公的遙遠的偉大的景仰。那純潔的少女的心裏，在省會學堂讀書的辰光，逐漸明白中國的積弱，是由於政和軍權的不振。聽到軍，現在最近，魏伯謙給她聽，當時她爸爸便是掌軍權的人物——可是那時是軍閥呢，談不上什麼偽國干城，及至堂姊妹們來信說王亮公也投身軍界，而且是個出人頭地的好青年，慧平真暗暗高興到萬分，她有時要對那些女同學驕傲；她的未婚夫是軍官呢。偏偏秀珠可住她說她心內在想王亮公，她索性不跟她辯駁了。

秀珠有一種奇怪脾氣，她雖則愛說話，也很會看時譏勢，知道人家動了氣，她會另外找出些話來引得她開心的。她瞧着慧平，慧平本來臉龐從魏伯的車座上向前面公路遠處出神地睜着一雙大眼。現在馬車正轉過一

條平寬的山坡，來到郊野地方，秀珠一眼瞥見那邊溪谷的斜坡上紅一簇紫一簇的，漫山遍野都是不知名的花草，在陽光裏頭，彷彿畫圖一般。秀珠噙亮的笑道：「二姑娘，你瞧，這些野花開得多末標緻呵！」

慧平也不答話，順着臉看去，果然那些野花數不清有多少，順着山坡，一直連到碧青的草地盡頭。秀珠噙了一聲嘆道：「真可惜，這馬車又不肯停下來，不然我要替你去摘它一把來呢！」

魏福基扭過頭巴來罵道：「你一路儘管瘋罷，大驚小怪，就是我們後邊園裏小山上頭也有，那不過是些野杜鵑呢！」

秀珠將舌頭一伸，隨着厥起了嘴。現在駁夫和魏福基抽着鞭子，有時邪許幾聲，讓那匹黃馬四條蹄子翻騰起來。秀珠瞧着慧平，看她又若有所思的正襟危坐着。她想：果真呢，你平常一點也不露神色，說是若果能夠到南京，不過爲了讀書，又誰知道你不是急急乎想和你心愛的未婚夫去一淘呢！也罷，你什麼事都不瞞我的，只有講到王亮公的事，就彷彿一說到他被誰搶去了你似的。秀珠知道她的脾氣，現在非哄得慧平快樂起來不可，低聲說：「二姑娘，難道我真的惹惱了你嗎？我不過說着玩兒，瞧太陽晒上來了，將陽傘擡起罷。」說着，將一柄花洋傘兒張開，遲就地撐在慧平頭上。還低聲下氣道：「怎麼，不能饒我這次嗎？好姐姐，說得不對，你儘管教導我呢。過來些罷，你的面孔都紅了。」經不起秀珠這樣纏着，慧平就笑了。「你這小鬼，我正在想到了伯父家裏，是不是你仍然這樣可以胡吵呢。老是這般瘋瘋癲癲的，我怕大伯父終於要送你回南昌來。」

「你放心罷，我是以後自會處處小心的。不過據我想，也許我們只怕了一位古古板板的大老爺，就像我們廚裏的三老太太一樣，他們不管你合不合得來，祇知道將你管得緊。去年冬天，春官隨着你在學堂裏演了

一次戲，三太太就說你將她引壞呢！」

提到這些事情，慧平總要有一種不快意的感覺，在她心裏膨脹起來。說起來呢，她自命非常地開通，同那些堂姊妹兄弟輩一比較，她是那樣地孤單。她到底是個沒有了父母的人。表面上叔父待她很好，但何處不顯得她們之間有個界限劃着呢。他們說兩幾時罷，終不過她還是別家的人。呵，對於這點，慧平却有一種驕矜之心，她看不大起堂姊妹們。她們以爲這種作威作福的日子是大家庭內應該有的，不用說，老二房也有些產業，爲着保障和管理的理由，現在都落在三房內去了。她嘆息着，有時這樣說：「二姑娘當然光靠二爺祖傳的家業，不是辦法呵，姑娘家又不能老坐在娘家。你瞧我是多麼盼望着我們早些脫離這老家！」因爲魏伯是老成人，所以慧平僅僅避免了他所說什麼姑爺那一段，淡然的說道：「看罷，那能不靠了他們，我們就會沒有飯喫呢！況且這年代不比從前，我已經看得很透。要說到照着他們的範圍做，恐怕沒有那樣依順罷。」想到秀珠剛才提到春官被她引壞的事上，倒使她格格的笑將起來。

「秀珠，對你說罷，因爲我跟你一還不曾出過門，所以別人家範圍裏頭的事情，我們一概不知道。不過我可以說一句，只除了我們三叔，我想世界上許多家庭也許都會比較進步些。你瞧大姐姐德敏，平日眼界不是很高嗎？三叔還不是不分皂白將她許嫁給那個周家喫烟的兒子，說有的是錢，不怕今世化得光文祥（三少爺）又是滿口什麼哲學哪，革命哪，自己還不是跟着爸爸在農人頭上敲敲剝剝。三叔父簡直連自由平等都弄不清，一次對着哭泣的春妹道：『什麼，女兒家讀書就是讀點子自由戀愛嗎？昏了！』這當然還不單是指她。因爲我在旁邊，意思說就是爹爹媽媽訂下的親事，自己萬不能再有主張了，虧得我現在也不說什麼。我想大伯父還不至於

如此我愛王亮公，這全是自己的意思，用不到別人來阻止，更不是我們父母之命，便生出異議來。剛才你的推測是對的，不過有一點，我還想，那個剛担任少校軍官的王亮公，應當尊重我，體會我到南京的意思呢。」

這一路來她爽快的說這些話，還是頭一次，她直挺挺的坐着，驕傲的笑着，字眉之間充溢着倔強的神態。她想的確如此，他們都以爲，女子生下來，就該一輩子沉默着——雖然她不過跟一個全然不懂所謂解放自由等等字眼的秀珠來說，她相信她當着伯父，哪怕是向所欽佩的王亮公也要這樣說。

秀珠誤解慧平這番話語，是指她將要用一種女人为功夫去攝伏王亮公，或者慧平還有別的用意，所以得意地眇了慧平一眼，格格的笑着，心想：怪不得你多情多意，還不會和王亮公在一起，就想好怎樣去溫存體貼他呢？她轉過了臉向慧平道：「可不是都給我猜到你的心內嗎？」慧平豎起了眼轉身來道：「我撕你的嘴。」秀珠恐怕夾腋窩搔她的癢，縮做一堆，趁勢也就往慧平的腰間撲去。魏伯聽得她們老半天唧唧喳喳個不休，現在又是這樣扭做一塊，便以爲他女兒的沒規矩，使得二姑娘也輕浮起來，扭轉身來看她們，二人都怕對方搔癢，正在笑得喘不過氣來，便噤了一聲道：「耳朵生在哪裏，吵得不成樣兒了！還有五里路到車站，二姑娘昨夜又不曾好生的睡覺，你也得讓她在車上養養神！」

秀珠收住了笑，拿手捂着嘴。巴等到魏伯重回過身去時，她自言自語說道：「又是我不好，好罷，從現在爲起，我準是把嘴巴封起來，半句也不說什麼！」

兩天後，她們三個一起到了南京。

歡迎她們的有堂姊淑賢和雯官，姨太太費嫻如，還有堂弟克新。她們從前是在南昌一起見過面的，不過時候隔了七八年，大家都覺得對方似乎驕地變得陌生了。那兩位堂姊，雖還帶些當年賜福子跳繩索時代的稚氣，但都長得有了苗條的身材，並且一頭很好的頭髮，端莊相貌的少女年華了。克新也已經進入了中央大學的預科。這個孩子身材相當高大，但是沉默寡言，完全沒有了小戶光那副頑皮的狀態。雯官在一禮拜前就接到了慧平預計從南昌出發的信的，因此盼望得久了，那天聽得沈媽在二門口站着，向宅裏領手，並且喊道：「你們來看罷，恐怕就是南昌的姑娘來了！」雯官將手裏的書放下，跑到二門口一看，果真門前堵沿下停了一輛馬車，魏福基正在扶着腿從車那邊邁過來，問那門子：「這是不是大老爺的公館？」門子張奎將手叉在胸膛，將那輛車子，和兩位姑娘端相了好半歇辰光，再瞧瞧魏福基，又是鄉里鄉巴的，所以抬起了眼來盤問他：「問那一個大老爺呵，你家？」秀珠一眼望見雯官從裏頭奔出來，將嘴厥起帶笑道：「好啦，你瞧瞧姑娘！」雯官也就看見慧平跳下車子來了。大家雖然想像終有那時候將要會見，現在相見之下覺得只有除開：「慧妹你到底來了！照我們頂算該還早兩天，等到你今天真個來了，我們鬆了勁了！」「我想只有你會站在門口等着我的。」別的一樣也說不出來。魏福基照例粗聲野氣的——馬兒在動，他將牠罵着「畜生」，說牠這種動物做着頂下等的生活，還在瞎

勢到擺架兒。又出來了一個娘姨，魏福基便頸子一擺，朝張奎笑了一眼，吩咐抬進行李去。

慧平第一件事自然放在心內。一看淑賢也從下房飛燕似的竄出來了。慧平瞧她：穿着長袖的金縷團兒花的氅袍子，那頭髮正是當時頂時髦的式樣，大圈兒大圈兒燙着。她的皮色本來像她母親一樣，不十分細白，但是下過一番化粧的苦功，遠勝也就白得非常。她的眉毛經手工扯得極細，並且畫得很長。原來淑賢是太太生的，從前來到這人世間，便有好多個精選的奶娘餵侍她，在繡織衣裳中，那種非可等閒的嬌養和動陶，養好了她一種倒並不是十分傲慢，但却隨在嬌柔造作的心情來。她很會得敷衍，她所注意的是一切好看的時裝。她留心她的姿態是否還以前一樣伶俐，是否有那些男子看見了她想和她親近，還有一般小姐們看見了會妒嫉她的妖嬈美麗。

雲官或者懂得淑賢的心，淑賢之對於慧平，從很遠的南昌到來，她並不會真心歡迎的。淑賢以為慧平名義上到南京來求學，實際還不是爲着王亮公。可是慧平呀，你恐怕有些抓了個空了，王亮公自己未必真的會愛你那樣一個鄉丫頭一般的未婚妻罷。

將這事看在我眼裏的是雲官。但她知道得很清楚——王亮公決不會捨下了未婚妻去真心的愛淑賢的。一度王亮公曾經對雲官表示歡慕呢。現在淑賢倒將她和王亮公的開始和結局已經暗暗計算停當，原來王亮公幾次獨自邀了淑賢去遊湖，去宴會，這不能不算他是在對淑賢施愛。淑賢有一段內心的苦悶，她自己的未婚夫在去年病故了，現在環繞着她周圍的——唯一的對象，是王亮公。不，王亮公已經從小和堂妹訂了婚了，但是事實擺在眼前，王亮公之追求她，是王亮公自己要來追求她的，任何什麼婚約決計不能阻礙這個，只要到一個相

當時期，我和他成其事實，亮公跟慧平的婚約還不是毫無用處。並且她斷定自己這種標緻模樣，夠得上抓住王亮公的心，到那時慧平在王亮公眼中還成得什麼呢。

慧平對於那中間的事情自然不知道。

王亮公果然是一個漂亮的青年。不要說他的出身和門第，就是拿那種二十不出頭就已經加上陸軍少校的頭銜，當今能有幾人！他有四尺高一點兒身段，白淨面孔，臉框兒是俊而豐滿的，他們王家世代業武的傳統式的一雙明慧而光閃的眼睛，一望而知他有果斷的任性的性情，自然，他無處不溫存多情。那年代，他的軍裝燙得筆挺，長筒馬靴刷得烏油光亮。——無論如何就是不拿他這種將軍門第之後裔的聲望來顯示他是個優好的青年，那種女孩兒一般，但是俊拔超羣的豐采，叫姑娘家們誰還有不歡喜同他親近同他談愛的呢！

這一年，王亮公剛從中央陸軍軍校畢業出來。照着他家尚武門第的習氣，他本來還可以上進，——或者留一留洋，即使到日本去一趟也好。王字將軍便是日本士官學堂出身，但他疼愛他的兒子，不若讓他就在首都佔一個地位——他們所謂「選賢與能」——憑着王將軍這點勢力，穩穩的一個句容牧馬營辦事處主任的頭銜加在他身上了。

那種情形，倒實在並不全是王字將軍的偏見，他們對於他，是一個最好的標榜。尤其伯周先生，認為這個青年軍官，是許多軍官中最優秀，最有希望的。

當十七年前，在北京失意的時候，伯周先生和死去的岳森向王字將軍金蘭結義，或者可以說這是一種愚騷之餘的精神痛苦的報復，以為我輩之所以落拓，一來命運所使，再說倒是無人賞識之故，在這樣舉世擾擾的